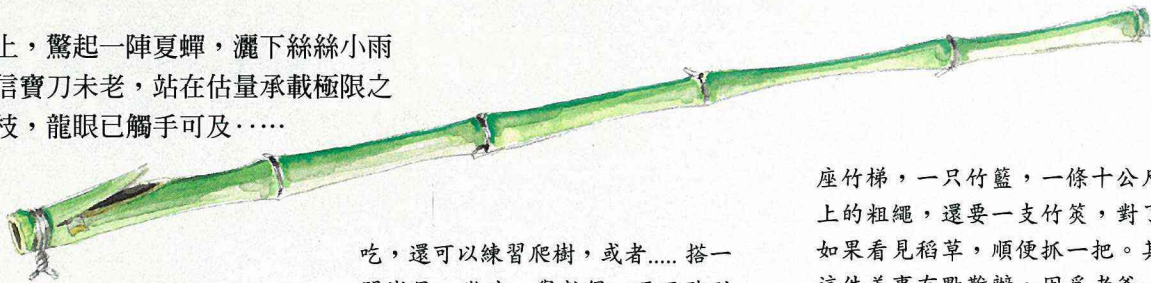


採龍眼

攀緣而上，驚起一陣夏蟬，灑下絲絲小雨，吾自信寶刀未老，站在估量承載極限之內的細枝，龍眼已觸手可及……



眼看暑假即將結束，吾妻抱怨旅遊計畫一一跳票，不滿之聲日益洶湧，連帶一家有三口情緒浮動，幾近失控。吾於是日夜苦思替代方案，免得妹子總是質疑壓歲錢的所有權誰屬，以及「如果去香港不夠錢，何不考慮去紐約？」

某日，開車經過內湖，老遠看到發財車旁一個招牌寫著：「龍眼·一斤十元」告示，吾子直呼：「停車停車，趕快去買！」。吾直覺其中或有蹊蹺，用二點〇的視力定睛看時，大字下方尚有一「起」字，原來又是不老實商販的老招術。吾甚至未曾減速，逕行駛過，未料又引發一陣責難聲浪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

吾子顯然心有不甘，嘀咕不停，幾乎影響吾之駕車情緒，只好曉以大義：「龍眼事小，誠信事大」，「人生當有所為，有所不為」。再說阿公家種了滿山不採，卻要花錢去買，實在不像話。要吃回鄉下摘不用錢的，不但新鮮好

吃，還可以練習爬樹，或者……搭一間樹屋，豈非一舉數得。吾子聽到「樹屋」二字頓時轉怒為喜，反問此話當真？

難得一家四口同心歡喜歸鄉，一路想著許久未見老爸一面，多有不該，眾兄弟若都像我一樣，豈非要讓鄰人話短長，說什麼「多子餓死爺」的。因此，車行高速公路，像被家鄉的巨大吸力牽引奔馳，不多時下交流道轉入鄉間小路，越過山嶺，家園在望。因見摩托車停在門口，吾確信老爸並無外出，只在山林某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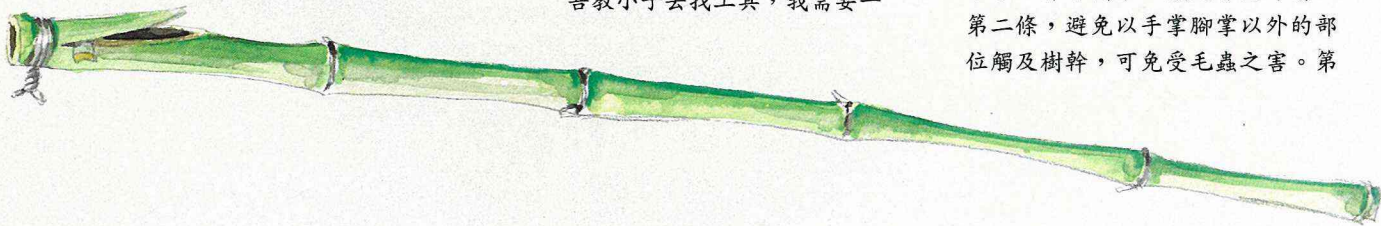
站在庭院，四方夏蟬正賣力奏起環繞音響，週邊的龍眼樹高高低低不下數十棵，樹梢的果枝累累垂掛，好個豐產年。吾子頗為興奮，即刻鎖定目標，提議要征服那荒園中唯一的巨木，我說小子明智，那棵龍眼樹可是大有來頭，因為種樹之人正是他祖父的祖父，此樹也是滿山唯一的品種，風味之特殊，絕非等閒，還具備籽小肉多，甜而不膩等優點，唯一的麻煩就是太高，我說天下沒有白吃的龍眼，果子既然長在半天高，要吃就得憑本事。

吾教小子去找工具，我需要一

座竹梯，一只竹籃，一條十公尺以上的粗繩，還要一支竹筴，對了，如果看見稻草，順便抓一把。其實這件差事有點難辦，因為老爸一向隨興，沒有人拿得準他的工具會放在何處。在我記憶所及，早上下田除草，下午回家，水壺就留在田邊。上山採水果，天熱了，脫下外衣隨手掛樹上，然後就忘了。小時候，有一段時期，我常要負責做這項你丟我撿的工作。

五樣工具，吾子倒傳齊了四樣，我料定獨缺的竹筴必然是掛在樹上，妹子跑到林中去驗證，回報確有其事，而且幾乎每一棵樹上都掛著一枝。吾子將竹梯靠在龍眼的巨幹，距離枝杈尚有一尺，試用結果，十分滿意，我說如果站在彼處是一粒龍眼都摘不到。他企圖更上一層樓，忽見一排黑體白毛的大蟲當道，猛回頭，另一枝幹上一隻蜥蜴從他鼻尖飛奔而上，又倏然返身駐足，張口點頭，意圖不明，吾子駭怕，直說怪獸太多，真是危險，不如撤退。

妹子不解要稻草何用，因此我想有必要對吾子妻女等來場勤前講習。採龍眼安全守則第一條，確定抓牢站穩，三點不動一點動，如果不小心摔下樹來，鐵定非死即傷。第二條，避免以手掌腳掌以外的部位觸及樹幹，可免受毛蟲之害。第



三條，注意週遭有無蜂巢，如意外驚擾，群起攻擊，人在樹上必無路可逃。

吾子謹記在心，卻問哪裡有蜂巢，如有又應如何處置？因遍尋無實物示範，乃口述告以惟一的方法就是煙燻火攻，稻草就是最佳的燃料，綁在竹莖末端，點火待煙濃火旺時，猛然伸於蜂巢下方，當可一舉消滅，如有餘眾，必將四處逃竄，不致構成威脅。

攀緣而上，驚起一陣夏蟬，灑下絲絲小雨，吾自信寶刀未老，站在估量承載極限之內的細枝，龍眼已觸手可及。展開收穫大業之前，依誰先爬上誰先嘗的鐵則，先吃一頓再說，一時龍眼殼與籽紛紛落下，地面浮起一片抗議聲浪。不須臾，連枝帶葉，裝滿一籃，緩緩垂懸而下，幾乎超過繩之長度，吾妻跑來接住，歡呼聲起，吾亦有感於為父為夫之偉大，悉在無可取代一節。

採龍眼的規則有二，一為由近而遠，二為大把的先採。準此要領，不一會棲枝週遭採擷殆盡，竹筴因此派上用場，作用如手臂之延長，伸出、瞄準、拉回、夾住、左右旋轉折斷果枝、抽回取下，如此周而復始，一夾一把，一籃一籃運到樹下處理，讓地勤人員忙得不亦樂乎，工作內容包括拔掉葉子，摘掉不良品，像金龜子吃過的，松鼠啃過的，鳥啄的太小的。

想起30年前，這些原本是祖母和我兄弟們幹的活，換由一代新人主政，以採收龍眼販售當作是夏季主要營生的時空已不復在，當年在龍眼樹下，祖母用講不完的故事，哄我們忘記工作的單調與無趣，也告訴我們龍眼要賣上價就要講究賣相，除了摘除不良品外，包裝也很重要，連捆紮用的山棕葉子都有規格要求，以鮮綠者為佳，每把的重量須控制在兩斤左右……。這些整理

的流程與標準，深藏我心，我妻我子當然不會知道，也再無遵古法製作的理由，我所好奇的是，30年時空變遷之後，龍眼樹下的對話是如何。

眼看金烏西墜，晚風吹起，巨木搖晃得厲害，兩腿有些發軟，於是興起歸去念頭，循原路倒退下樹，感覺似乎比上樹還困難許多，有點如臨深淵、深怕失足的驚險。回到地面，看著堆成小山的龍眼頗感自得，母女二人抱怨兩腿被白線斑蚊叮成紅豆冰了，喚回在叢林中穿梭探險的小子，幫忙搬運戰果，心想這棵龍眼樹今年的任務已了，如有機會重遊巨木之頂，顯然至少是兩年以後的事了。

回到庭院，吾女發覺摩托車離奇失蹤，只有我知道緣由，此刻老

爸必定已在趕往黃昏市場的途中，地上幾枝野薑花的殘梗與鐮刀即是線索。在等老爸回來的時間裡，吾子詢問在高樹上的滋味如何，我說有想飛的感覺，吾妻報以神經二字。妹子插嘴說上面的空氣一定比較新鮮，我說不見得，說不定還比較稀薄呢，不然為何我在上頭會有頭暈的感覺！反倒是剛剛被那夏蟬灑了一臉的尿，的確新鮮。還有，就是樹上蚊子少多了，妹子又說安全守則應該再加一條，下次採龍眼時記的要穿長袖衣服。

吾子關心何時要動工蓋樹屋，我說還得從長計議，反問小子乃父爬樹之功夫如何，吾子說了不起，只是，比起那忽上忽下的攀木蜥蜴，顯然不夠專業。

印

